★瞠目结舌
□李福中

乞讨有术

下班回家,我去菜市场买葱。

来到一个摊位前,卖菜的说:"我这儿就两捆葱了,你包了吧。本来卖5毛钱一捆,这两捆你如果都要就给8毛钱算了。"

我一想挺合算的,就掏出1块钱递过去。卖菜的找给我两毛钱,我刚要往兜里装,一个乞丐走了过来,一边作揖,一边说:"大兄弟,行行好,给我两个零钱吧。"

我顺手把那两毛钱给了乞丐,心想,本来想占两毛钱便宜,结果还白扯了。

乞丐走了,卖菜的直冲我笑。我问他:"乞丐一般都在大街上讨钱,今天怎么跑菜市场来了?"

没等卖菜的回答,没走远的乞丐把话茬接了过去:"在大街上要钱,人家说没零钱,我就白张嘴了;在这里要钱就不一样了,买菜的和卖菜的有没有零钱,我都看见了,谁也撒不了谎。"

★童心灿烂
□李从献

灭鼠妙方

最近家里闹了鼠患,许多衣物都被老鼠咬坏了,我却无可奈何,既不敢下鼠药也不敢下鼠夹,唯恐误伤了儿子。儿子刚五岁,他看到自己的玩具也被老鼠咬坏了,很是生气,常嚷嚷着要杀死老鼠。

这天我带着儿子整理壁橱,把衣物玩具都整理出来,不料竟翻出一大袋零食。看到袋里的购物小票,我才想起这是去年买给儿子的,当时随手丢进壁橱,竟忘了拿给儿子吃。

儿子看见食品袋里有他最喜欢吃的麦片,便闹着要吃。我一看这些食品都过了保质期,便吓唬儿子道:"这些麦片都过了保质期,吃了会死人的,想吃等会儿爸爸再给你买!"

儿子抱着麦片半信半疑地问:"吃了真会死人吗?"我肯定地点点头,并嘱咐他千万别吃这些麦片。儿子听话地点点头,跑到客厅玩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我朝客厅一望,却发现儿子正用开水冲麦片,便生气地责问道:"给你说过吃了会死人的,你怎么还冲?"不料儿子竟头也不抬地回答道:"我是冲给老鼠喝的!"

★啼笑皆非
□刘东伟

陪人散步

胡同里的老王,爱和我们年轻人凑在一起玩,尤其是早晨散步,不是喊上大张,就是叫上小陈。

昨天早上,我刚起来,就听老王在楼下喊大张,喊了一会儿又喊小陈,可是,喊了好久没人应他。我开门出来,见小陈正在楼道里练压腿,就说:"王大叔喊你呢,估计是让你陪他散步去。"小陈淡淡地说:"让他喊吧,我不散步了,压腿就行,对了,你怎么不陪他去啊?"

我觉得小陈有些冷漠,王大叔毕竟六十来岁的人了,这样待他太不礼貌了。于是我下了楼,对老王说:"大叔,别喊了,他们都忙,干脆我陪你散步吧。"

老王乐了,说:"还是你好,行,有个年轻人陪着就行。"

走着走着,我见走上了通往菜市场的路,便问:"大叔,你是不是想买菜啊?"老王说:"对啊,散着步去菜市场,既起到了锻炼的效果,又能购物,你说这不是一举两得吗?"

来到菜市场,一会儿工夫,老王就买了三斤土豆,五斤芹菜,十斤鸡蛋。我忍不住问:"大叔,你买这么多东西怎么往回带啊?"

老王笑着说:"不是还有你吗?你年轻力壮的,总得替我老头子拿着吧。"

★遭遇时尚
□王吴军

男人的潇洒

星期天,我和几个朋友喝酒聊天,大家从天南说到地北,从古今说到中外,真是无所不谈。说着说着,就从时尚的话题说到了男人的潇洒。

我说:"我觉得,潇洒主要还是表现在一个人的气质上,尤其是一个男人,如果他读的书多了,气质就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,这样,人也就显得潇洒了。"张哥说:"那也不见得,现在的男人还是要讲究时尚,时尚的东西才会让一个男人显得潇洒。比如新潮的时装、新潮的发型、新潮的生活方式,都能让一个平凡的男人显出潇洒的风采。"小刘说:"是啊,内在美和外在美的恰当结合才是一个男人真正的潇洒。"

我们三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着各自对潇洒的不同看法,只有小李沉默不语。小李是在座的唯一的一位女士,我想,女士应该最懂得什么是一个男人最潇洒的东西,她的看法应该最具有权威性,因此,她的话也应该最算数。于是,我就笑着对小李说:"小李,我们都说了自己对潇洒的看法,作为今天在座的唯一的女士,你也谈谈什么是男人最潇洒的东西,好吗?"小李迟疑了一会儿,说:"要我说,男人有一种动作,被绝大多数的女人公认为是最潇洒的。"说着,小李把手伸进随身携带的小皮包里,掏出几张百元的钞票,笑了:"你们知道吗,其实,男人掏钱的动作才最潇洒。"

★石破天惊
□王庆纲

猜谜优惠活动

表叔退休之后在老家开了一家饭店,前几天表弟结婚我回去了一趟,顺便也去看了看表叔新开的饭店,帮着捧捧场。

表叔的饭店装潢的档次还不低,店面也挺大,不过最特别的是表叔的饭店搞了一个活动,叫"猜谜优惠活动"。凡是能猜中店里贴出的一题谜就可以打五折,凡是能猜出两题者免费就餐。这个活动一推出,果然吸引了不少人来就餐,目的就是想讨个便宜。我不禁为表叔担忧起来,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,要是谁看了谜面回家上网一搜不就可以来吃个霸王餐了吗?表叔呵呵一乐道:"放心,我有数的。"

我坐在表叔的饭店里一个下午,果然来就餐的顾客没有一个人能猜对。我自恃也是个猜谜高手,忍不住也试了试,可是猜了一个下午,猜了数条都不对,心中不免有些耿耿于怀。就连第二天走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猜,表叔看了看这么执著的我,有点不忍心了,对我道:"唉,别猜了,我实话告诉你吧,这些谜面都是我瞎写的,根本就没有谜底。"

★语言景致
□党张

海归

同事小刘的老公小马刚从国外留学回来,小刘邀请我们几个去家里小聚。席间,几个同事自是对小马如今的处境羡慕不已,称他有才华,已经成为海归一族了。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,小马也就掏心窝子说,现在就业形势很严峻的,竞争也激烈,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了,他一个同学学成回国后至今高不成低不就,都成海待(海归待业在家)了,大家不禁唏嘘不已。

正聊着呢,旁边看电视的小马的儿子不乐意了:"爸爸,为什么你自己去海洋馆不带我和妈妈一起去呢?明天我也要去看。"小马见儿子闹腾,就说了他两句。儿子很委屈,一脸的不高兴,小马的母亲一旁急忙哄孙子:"乖,别不高兴,明天奶奶就带你去参观海洋馆,管他什么海龟、海带的,咱还怕看不到,不行,咱买他一箩筐回来,海龟让你玩,海带奶奶给你熬汤喝!"

孙昱 图

宋丹丹情感自述

(十八)

连载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本书原名《幸福深处》。宋丹丹在书中讲述了自己的初恋和婚姻,对亲情和友情的记述也在书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。她的父母、兄姐和孩子们都是最可爱的主角,甚至先生的前妻也是她的知心密友。他们的日子其乐融融,读来令人开怀而温暖。同时,她还为她演艺生涯中最重要的朋友——黄宏、赵本山、濮存昕——倾注了很多的笔墨和真情。

幸福来得如此突然

离婚后的那个夏天,我要回了巴图的"监护权"。我们娘儿俩在亚运村租了一套公寓住下来,一室一厅,月租高得惊人。白天,我以泪洗面,晚上抱着枕头说话,逢人便哭诉自己的悲惨境遇。听的音乐不是充满宗教色彩,就是"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,孤独总在我左右"、"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",基本上离精神病不远了。

这时候,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两个特别好的朋友:苏小明和张暴默。她们认为我不能一直以这副祥林嫂的形象示人,发誓要帮我一起开创新的生活。

每天,苏小明就在我面前"哗哗"地翻她那本通讯录,边翻边发牢骚:"怎么没一个未婚的!"她一心要给我找一个可靠的男朋友,哪怕暂且不谈婚论嫁。

第一个男朋友用现在的话讲是个"海归",非技术型人才,外形很各色:体重200多斤,头上系小方巾,开大吉普,敞着天窗。

"这人……身体太好了吧……"他硕大的体型使我不得不望而却步。

苏小明恨铁不成钢,很快给我介绍了第二个男朋友,此君高瘦儒雅,对我非常体贴入微。我与他约会过两次,除了吃饭和聊天,绝无"越轨"之举。

苏小明知道后急了,对我劈头盖脸:"你得主动点儿知道吗?今儿你跟我说清楚,你到底想找什么样儿的呀?"

我想了想,条件有三。第一,我是非常注重交流的人,他必须跟我说得上话。第二,我不要他特别有钱,我可以养活他。如果我的条件在某一方面比他好一点儿,他可能就不会丢掉我。第三,他最好是丧偶的,于是他懂得珍惜我,知道有一天爱人会离去……

如此这般折腾几回,我已经心灰意冷,决意与儿子相依为命了此余生。很久没有人找我拍戏,为了维持生活质量,我打算"出卖隐私"写书赚钱。于是在我家里是这样一幅情景:桌子上、椅子上、床上、地上,铺天盖地全是稿纸,稿纸中间有一个不洗脸、不梳头、面如菜色的女人正在含着眼泪奋笔疾书,旁边是她幼小的儿子,坐在那里寂寞地玩着玩具。

有一天,我正在家里回顾前半生的血泪史,苏小明打来一个电话:

"干吗呢?"

"写东西呢。"

"得了别写了,你今天晚上得出来跟我们一块儿吃饭。今晚6点,建国饭店。你给我化点妆啊,见我们几个女的也不能拿自己不当人,听见没有!"

当晚5点55分,我再次提前到达建国饭店。之所以说"再次",是因为我逢约会必提前,永远学不会摆谱儿,特露怯。还好,尽管我再次提前,却是最后一个。

这伙儿人,果然被我猜中了。在座的除了苏小明、张暴默,还有一位英俊儒雅的男士,一眼望去相当赏心悦目。她们软硬兼施地哄我过来,我本有几分怨气,这会儿全打消了,脚下有些飘飘然,不过又立刻警觉起来——这人……肯定是有什么毛病吧?要不能落在我手里?

席间我与这位姓赵的先生比肩而坐,话语十分投机。我记得他问我老家是哪里,我说山东,苏小明为了活跃气氛赶忙举手说她也是山东人,可是人家根本就像没听见,注意力全在我这里。我心里喜忧参半,喜的是今天居然白拣一个大便宜,忧的是天下真有白拣的便宜吗?

趁着我去洗手间的工夫,苏小明和张暴默也"噔噔噔"脚底生风跟了过来:"怎么样怎么样?你看他还行吧?"

"这个人,条件忒好点儿了吧?是不是生理上有问题啊?"我其实特别不愿意这么不浪漫,但又确实不敢把现实想象得过于美好。"他要是没问题,怎么可能留给我啊?"

"没问题,我跟你说,不信咱可以打个赌!"

"多少钱?"

"两万!他要是有问题,我给你两万!"

"成,就这么定了。"

三个女人重新入席,各自心怀鬼胎,玩笑间动辄就提到那个两万的赌。赵先生不明就里,还很真诚地问道:"你们打的什么赌啊?我也下个注好不好?"

那天晚上我没开车,我的车坏了,于是赵先生送我回家。到了楼下他帮我打开车前盖看了看,弄了黑糊糊的两手机油。我说:"上楼洗洗手吧!"他犹豫着这是否合适。我告诉他没什么不合适的。于是我们一起回到我那小得可怜的公寓中。

洗了手,我给他看我正在写的"作品",他边看边笑。那些文字真是太重要了,尽管最终没有发表,却让他从中读懂了我伤痛而落寞的心。